

世界禁书文库

SHIJIJINSHUBAIBU

# 世界禁书百部

#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(上)

远方出版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SHIJIEJINSHUBAIBU

# 世界禁书百部

基督的最后诱惑  
(下)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顺义 胡丽娟

封面设计：大盟文化



ISBN 7-80595-696-0



9 787805 956961 >

ISBN 7-80595-696-0 / I · 275

全套定价(共100卷): 7960.00元

世界禁书文库

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(上)

---

[希腊] 卡赞扎基斯 著

李丽英 译

世界禁书文库

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(下)

〔希腊〕卡赞扎基斯 著

李丽英 译

## 第一章

从穹苍吹来的一股清风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。

头顶，花蕾绽放的天空开出簇簇繁星；地面，岩石受到白昼烈日烘烤，好像仍在燃烧，冒着滚滚热浪。天与地之间一片宁静安详，在其中虽有亘古不变的夜，却比无声更加寂静。太阳和月亮——上帝的眼睛合上了，陷入睡眠。而我们的年轻人的心思则被轻风吹拂到远处，他正在幸福地沉思。他在想：荒漠寂寂，多么幸福的天国！但就在这一刻，风向变了，变得浑浊起来。在这果园里仿佛有一只巨兽在梦中挣扎，拼命的喘气，这里不再是清风，而是污秽、重浊的气息。空气变得停滞，躁动不安。人、动物和精灵的气息升腾上来，其间还搀杂着人体散发出的酸馊的汗臭、刚取出的面包味、以及妇女们用来涂发的月桂油香。

你嗅到、意识到一些什么，却毫无所见。直到你的眼睛逐渐习惯四周的黑暗，才慢慢分辨出一簇枣椰树，一棵比夜色还黑的傲然挺立的柏树，和在一片昏黑中闪着银光的橄榄树。

随后，在一块绿地上又发现低矮的几幢小房子，有的簇拥在一起，有的孤单地伫立着。它们是用泥巴、砖石和黑夜建成的，但外面都粉刷成白色。污浊的气味同秽垢使你看不出一个个躯体正在屋顶上酣睡，有人盖着被单，也有人赤身裸体。

突然，夜里的寂静逃遁了。苦痛充满了全部的空间，人们的手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。心儿在悲叹。几百张嘴迸出绝望

的、执著的呐喊，在上帝践踏过的这一片无声混乱中拼命想汇集在一起，想喊出郁积在他们胸中的愿望。但是他们却喊不出来；他们的嘶叫声杂乱无序，成为毫无意义的呓语。

突然间，村子中央从最高的屋顶上传来一声悲痛欲绝的尖叫。一个人的心被撕裂：“以色列上帝，以色列上帝，阿多奈，还要等多久？”这声音不是一个人的，而是全村人的共同愿望，在这以色列的土地上正在经历着分娩前的阵痛，它在痛苦中尖声哭叫。

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哭声又起，又一次把大气从地面到天空震裂，但这次哭叫声中却含着更多的愤怒与冤情：“还要等多久？还要等多久？”人们被这痛苦的声音惊醒，狗开始狂吠，屋顶平台上的女人把头埋入丈夫的双臂中。

年轻人正在做梦。在梦中听到呼喊声，他晃动了一下身子。梦也受到惊吓，开始逃脱。大山变得稀薄了，露出五脏六腑。山的内部不是岩石，而是堆砌着的梦和晕眩。在不远的山峰上有一些高大的野人，他们的大胡子，眉毛和巨大的手臂特别显眼，但这时也慢慢开始变得稀薄了。先是变得又长又宽，完全不成人形，最后只成为一根根的线头，好象被强风吹散的片片云朵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们就要从昏睡者的脑子里完全消失了。

慢慢的年轻人又被拉入了睡眠，梦中的一切又都凝聚成人体，这一切都在变化之前。他听见一阵喘气，一阵急促的脚步，一个长着红胡子的汉子重又出现在山峦上。那人敞着怀，赤着脚，红通通的面膛，大汗淋漓，跟在他后面的一群追随者也个个气喘吁吁，但这时他们还都在山上的巨石后面藏着。头顶上，天空又复变成穹隆形的屋顶，只挂着一颗巨大无比的星

#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---

星，好像一个火盆挂在东方天际，快要破晓了。

在铺满刨花的地上年轻人伸展着疲劳的四肢。经过辛苦的劳动，他们需要恢复体力。他的眼皮颤抖了一下，好像受到启明星的刺激，但是并没有醒过来，梦境重又把他包裹起来。他在梦中看到的那个野人不再跳动了，从腋窝、大腿和刻着皱纹的窄脑门上不断往下流汗。由于气恼和剧烈活动，嘴里冒着热气。他正要张嘴咒骂，又克制住自己，把几句脏话咽下去。“还需多久我的上帝？还要等多久我的上帝！”他沮丧地念着。他倏忽间已消失到千里之外的空间里，带着他的怒气。

梦中景物又转换了：山岳不见了，人影没有了。沉睡的人在房中用木板钉制的低矮天花板上看到迦南地。迦南地像是一幅流动气体的刺绣画，色彩缤纷，装饰着许多缀物，不停地飘摇浮摆。最南面的以上买沙漠地带上下起伏，像一只豹子在耸动脊背。稍过来一些是死海，浓烈、飘散着毒气，把阳光完全吸尽。过了死海便是根据耶和華圣谕挖掘出的鸿沟，其中央便是残酷无情的耶路撒冷城。奉献给上帝的祭物——羔羊和先知者的鲜血在铺着石块的街道上流淌。这后面是撒玛利亚，龌龊、充满偶像崇拜者的足迹。在城中心一口井边，一个妇人正在汲水。最后，在这一图景的最北边是加利利，阳光和煦，一片青翠，是一块朴实无华的地方。约旦河是上帝的大动脉，已从梦境的一头流到另一头，它流经茫茫沙漠，流经果园，在约旦河汲水的人各色都有，包括朋友和敌人。

那由雨露、香风和人类千百年来理想编织成的理想之国是如此的美丽，年轻人在梦中想伸手触摸一下这理想，但这一切都在夜色里闪烁了一下就熄灭了。在迦南地消失之后，他又听到一阵咒骂和粗声吼叫，又看到那一群人从岩石后面、从刺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梨树后面又一次出现，但是他们的样子已经大变，几乎叫他辨不出来了。这些巨人完全萎缩了，简直像一些肢体不全的人。他们成了侏儒、小矮人，长胡须拖在地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形状奇怪的武器，有的是镶着铁钉的皮带，有的是大刀和赶牛的刺棒和大头钉子都在小矮人的手里拿着。三个屁股几乎擦着地面的侏儒扛着一个粗大的十字架。最后走出来一个斜眼的侏儒，是这一群小矮人中最坏的一个。他手里拿的是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。

红胡子俯身望了望这些人，鄙夷地摇了摇他的大脑袋。他们的变异使他们不相信，所以他们蜕化了，所以我在受苦难，他们不信，梦中的年轻人听着他们的思想。

他伸出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，指着下面覆着一层晨霜的荒野说：“你们看吧！”

“我们看不见，头儿。黑得很。”

“你们什么也看不见？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？”

“我们之所以跟随着你，就是相信你。但我们虽然相信可是却看不到什么。”

“再看一看！”

红胡子的手像一把利剑一样向下一挥，戳破了白霜，使下面的原野显露出来。一个蓝色的湖泊醒过来了。波光闪烁，推开了白霜的毯子，湖岸边，渐渐地谷田，村庄和小屋也显露出来。它们在枣椰树下发出耀眼的白色，像鸟巢。

“他在那里。”这群人的领袖指着一个被绿草地围绕着的村庄说。村庄上面的三个风磨在晨曦中张开翅膀，正在转动。

他用手拂拭了一下眼睛，想把梦境赶走，想苏醒过来。但这时恐怖一下子降临到睡眠者的脸上。我不过是在做梦，他

#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---

想，我要睁开眼，逃脱出来。但是那些小人却固执地围着他转，并不想离去。那个一脸横肉的红胡子正在对他们讲话，手指恶狠狠地指着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子。

他想藏起来，想逃脱出我的手心，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木匠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认不出他。他想逃命，但他是逃不过我们的：上帝的慧眼已经看到了他！去抓住他吧，孩子们！”

他抬起脚，准备行动，但那些小矮人却拉住他的胳膊和腿。他又把脚放下来。

“头儿，像你形容的破衣烂衫的木匠多的是。你得说得具体点，否则我们就无法找到他。你最好知道这一点，头儿。我们不想走，我们累了。”

“我要把他抱在怀里，亲吻他。这将是你们的线索。好了，我给你的线索够多了，但要轻点，不要弄出声音来，要小心不要让他发觉，叫他跑了，孩子们，快去吧！”

“去找他，头儿！”小矮人齐声呐喊，抬起大脚丫子，准备前进。

但是矮人中，那个手拿荆棘冠冕、皮包骨的斜眼小驼背却揪住了身边一棵带刺的小树，不肯动身。

“我哪儿也不去。”他尖声喊道。“我已经找够了。你可以想想，我们已经寻找了多少个晚上，多少个地方，还有那数不清的村庄。在这广大的沙漠里，我们查寻了所有艾森教徒的寺院；我们穿过了伯大尼，差一点杀掉拉撒路；我们到了约旦河，可是施洗者约翰却把我们打发走，对我们说，他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人。我们又走到别的地方，我们进了耶路撒冷城，在圣殿里寻找，在亚那和该亚法的宫殿里寻找，还搜查了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住的村子，可是结果呢？什么人也找不到。

在这艰难的寻找中，我们没有发现那个人，却遇到了无数的无赖、骗子、强盗、妓女、杀人犯。我们一无所获，又搜寻了违反戒律的撒玛利亚，来到加利利。一个不漏地走过马加丹、迦拿、迦百农、伯赛大几个村镇，挨家挨户地寻找、一条船一条船地搜寻，为了找到那个最有道德、最敬重上帝的人。每一次找到一个人我们就大叫：‘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你跑不了的？快出来拯救以色列吧！’可是无论是谁，一看到我们拿着的刑具，就吓得浑身颤抖，又是踢腿，又是顿脚，尖声喊叫说：‘我不是你们找的那个人，我不是。’为了向我们证明他不是，我们要找的人总是每日喝酒、赌钱，成天跟女人厮混，拼命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罪的犯人，把自己变成酒鬼，嫖客……真是不幸，我们的头儿，你能保证我们所要寻找的人还会和从前一样不变吗？我们到处寻找这个人，纯粹是浪费工夫。我们是找不到这个人的，他还没有出生呢。”

红胡子抓住他的脖领，把他提起来，在半空中悬了半天。“你这个多虑的多马，”他呵呵地笑着说，“什么都敢怀疑，我真喜欢你！”

他转过身对其余的人说：“你们都仔细的听着，你们都是牲口，他就是赶牛的刺棒。你得忍受，让他不停的用棍棒刺吧！谁要是敢怀疑那就让他永远不得安宁。”

不长毛发的多马在半空痛得尖声大叫，红胡子把他丢在地上。红胡子又呵呵地笑了几声，用眼睛扫了一下面前这一群侏儒。“咱们有多少人？”他问。“十二个——以色列的每个部落都有一个代表。魔鬼、天使、小妖精、小矮人——凡是上帝能制造出的畸形儿咱们这里都有了。好吧，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。”

## 基督的最后审判

红胡子的情绪很好，他鹰似的圆眼睛炯炯发光。他有些气恼地伸出一只大手，一个一个地抓住他这些小伙伴的肩膀，但这同时也不无某种爱怜。他轮番把他们提到半空，嬉笑着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，他刚把一个放下来，便马上又抓起另一个来。

“你好啊，鼻子里喷出毒气的亚伯拉罕的不肖子孙，你这个吝啬鬼，利欲熏心的家伙，你是个废话连篇的人，你是个窝囊废，而你则是个胆小鬼，什么也不敢做。你的德行都来自畏惧……你呀，你是个叫人打怕了的蠢驴。你缺吃少穿，挨饿受冻，你叫人往身上打鞭子，一点儿也不敢反抗。你就知道埋头干活儿，一点也不自重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甚至舐别人的锅底。你的全部道德都来自挨饿受苦……啊，你这个家伙，你是一只狡猾的狐狸。你这可爱的天真的小绵羊，你站在狮子的洞口外，站在耶和华的殿堂外面，不敢进去，你真是胆小的小绵羊。你整天咩咩地叫，跟在别人后面，你把他看作大神，却不知道他随时都会转回身把你吞掉……还有你，利未的儿子，你这个江湖游医，零售上帝的小商贩，你一盎司一盎司地出卖上帝。在一家小店里你把上帝当酒水出卖。是你不露痕迹地把客人灌醉，让他们听你的话打开钱包，把心里的话说出。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大的无赖。你这按照自己模样制造上帝的苦行僧。然后你就匍伏在地上向他磕头礼拜，只因为他跟你一样……你，你用自己的灵魂开了一家换钱币的小店。你坐在店口，把手伸进钱袋里，送给穷人，借钱给上帝。你雇了一个记帐的人，把一笔笔交易都写在帐里：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施舍给某人多少钱，时间是几点。这些帐簿你让记帐员好好的记录，并吩咐在你去逝后放在你的棺材里，这样当见到上帝时你就有了几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百万的欠帐。啊你，你太虚伪了，谎话大王，你把上帝的戒律都破坏了。你杀人越货，奸淫偷盗，可是过后你都顿足捶胸，泪流满面，拿出你的吉他，把所有罪恶变成一支歌。狡猾鬼！你很清楚，歌手做了什么坏事上帝都会宽恕，因为他非常喜欢听人们为他唱赞歌……你，多马，拿赶牛杖捅我们屁股吧……还有我，我自己。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疯子和傻瓜。我的头脑发涨，抛弃了妻子、孩子，一心要去找救世主！这一宏伟的事业需要我们所有的人，无论是魔鬼天使，矮人，妖精，谁也少不了。快，行动起来吧孩子们，快去找他吧！”

他哈哈大笑几声，往手掌里吐了口唾沫，抬脚就走。

“去找他，孩子们！”他又喊了一声，接着就沿着通向拿撒勒的山坡跑起来。

大山和人群化作青烟消失不见了。沉睡者的眼里只剩下无梦的黑暗。他在缠绵的梦里，除了沉重的步履从山坡走下来时发出的咚咚足音外，在梦中什么也听不到。

他的心狂乱地跳动着。他听到从他的腹部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：他突然感到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跳起来，用木桌顶住门，又把所有的工具压在上面，另外还有一个创造中的木头十字架。然后他又钻进刨花和木屑中，等待着。

他感到一种奇怪的、叫他心烦意乱的宁静，那宁静好像有极其厚重，几乎使他窒息。他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暗的深不可测的干井里。什么也听不到，连村民的呼吸声也听不到，更不用说上帝的气息了。是睡梦吗？抑或这就是死亡、永恒、上帝？年轻人感到一阵心惊胆战。他看到了危险，竭力要把自己向下的心智抓住，好使自己获救——他一下子清醒过来。

汗水浸湿了他的全身，梦中的情景几乎全没有印象了。他

## 基督的最后诱惑

只记得一点：有人正在寻找他。是谁？……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？……是人还是鬼？他记不起来了。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。夜非常寂静，他现在听到许多胸膛、许多魂灵的气息。一只狗在凄厉地叫着；一棵树时不时地在风中瑟瑟作响。住在村边的一个母亲正在低声哼唱着让孩子入睡的催眠曲，徐缓的歌声令人心荡……黑夜充满了咿咿呀呀的碎语和欷吁悲叹，这些声音他既熟悉也喜爱。有一时刻，他非常恐惧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然而大地的细语，上帝的喁喁而谈使年轻人变得平静。

他的父母住在他隔壁的一间屋子；他听见老父亲的呼吸声。这位不幸的老人每天晚上都不能安睡。他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，嘴唇吃力地一张一合。几年来他一直这样折磨着自己，一直在尽力恢复自己的说话能力。但是他已经瘫痪了，只能在床上坐着，根本无法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。他浑身使劲，汗流浹背，口角滴着涎水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在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后，他有时偶尔能吃力的发出一个简单的音节，就这个词：阿多奈。他再也不能说别的，只是阿多奈……在他说出这个词以后，一两个小时内他会变得非常安静。这以后他又开始痛苦地挣扎着，嘴巴再一次张张合合。

“都是我的错……我的错……”年轻人声音微弱地说，眼里满含泪水。

儿子永远是会向着父亲的，在这寂静的夜色里，当儿子听到父亲的苦痛声，自己也深深地陷入剧烈的痛苦中。他浑身流汗，一张嘴不由自主地也蠕动起来。他闭着眼睛，仔细倾听父亲在干什么，自己好同样仿效。他同老人一起，共同哀声叹气，发出同样模糊不清的、绝望的呼叫。但就在这样分担老父

的痛苦时，他慢慢地睡着了。

他刚刚进入梦乡，屋子就剧烈地震动起来。门砰地一声打开，工作台被掀翻了，工具撒了一地，十字架也滚落到地上，红胡子像巨塔一样站在门口。红胡子伸开两臂，纵声大笑。

年轻人惊叫一声，从梦中惊醒。

## 第二章

他背靠着墙，坐在刨花堆上。在他的头顶上悬着一根皮带，在它上面有双排尖钉。每天晚上为了能平静入睡，而不被亵渎的行为所浸扰，就用它把自己打得血淋淋的，而后入睡。他轻轻地晃动了一下。他记不起梦中又受到什么样的诱惑，但是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躲过了一场危难。“我忍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”他喃喃地说，抬眼望着天空，叹了一口气。朦胧的、暗淡的晨光从门缝里射进来，映着淡黄色板条的天花板，使天花板平添一种奇异色彩，像涂了釉一般柔美，像象牙一样高贵。“不能再忍受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”他又低声重复说，恼怒地咬着牙。他注视着半空，忽然，其一生的经历闪现在他的眼前：订婚时父亲的柱棍开了花，接着闪电又击中了他，瘫痪不起。再以后年轻人仿佛还记得母亲怎样盯着自己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孩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但是他却听见了母亲的无言的苦诉——她是讲体面的。日日夜夜他的罪像插在心头的一簇刀子。特别是最近这些年，他一直在苦斗，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魔鬼，但希望似乎是不存在的。而其他的魔鬼都早已被他征服了。贫穷、对女人的欲望、年轻人的欢乐、天伦家室的幸福。他把这些诱惑都击败了。剩下的只有恐惧。假如能再战胜这一个，假如他有这种能力……他现在已经成人了：这一时刻已经到了。

“父亲瘫痪都是因为我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也是由于我抹大拉才堕落成妓女。因为我以色列才会仍然在轭下呻吟……”

一只雄鸡——那一定是隔壁他的伯父拉比家里养的——在屋顶上扇动着翅膀，生气地连续啼叫。夜太长了，它已经厌烦了；它正在呼唤朝阳。

黎明的阳光普照着大地，街门一扇扇的开启，小巷在晨光中渐渐复活。细碎的声音慢慢从房屋、街道、树梢升起，拿撒勒苏醒了。这时从隔壁的一所房子里突然传出一声低沉的呻吟，接着拉比就扯着嗓子喊叫起来。他在呼叫上帝，提醒他许诺给以色列的诺言。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？还要等待多久？”拉比喊道。拉比的膝盖清脆磕碰在地板上的声音年轻人都听见了。

他摇了摇头。“他在祈祷，”他低声说，“他正跪在地上呼唤上帝。马上他就要敲打我的墙壁，叫我也跪在地上礼拜。”他气恼地皱了皱眉头。“每天我的烦心事就够多了，还得去伺候神。”他想让拉比知道，他已经起床，正在做祷告，于是他在墙上重重的敲了两下。

他一跃而起，身上披着的一件破烂的短袖袍子从肩膀上滑下来，露出赤裸的躯体——瘦削、黧黑、东一处西一处青紫的伤痕。他连忙把衣服捡起来，盖住身体，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清晨微弱的晨光从天窗外面透进来，照在他身上，把青年人的容貌柔和地显现出来。两腮的须毛已经长出并有些卷曲，乌黑、微勾的鼻子，很厚的嘴唇，微微张开的双唇露出雪白的闪亮的牙齿。这张脸并不俊秀，但却含蓄着一种令人敬畏的魅力。是因为他的睫毛吗？浓重的、极长极长的睫毛在他整个脸上投下一层不同于一般蓝色暗影。是因为他的双眸吗？他的眼睛很大，黧黑，充满柔和的光泽，又充满黑暗——既有威慑力又非常温存、柔和，闪动着。像蛇的眼睛一样，当它们从长长